□□□

***

□□□

带土领着面具人在村子里能去的地方转了一圈。

他一直处于戒备之中，右手始终垂在忍具袋旁，随时都可以抽出苦无御敌。面具人仿佛对他的紧张毫无察觉，任由带土领着他到处走，到了甘栗甘时还特地停下来买了两盒红豆糕，并且像带土自己的口味一样，在夹层里加了双倍的蜂蜜。

他们最后在大门口停下脚步，站在路边，看着往来出入的行人。此时已是黄昏，夕阳越过高高的围墙斜照进来，恰好将地面一分为二，带土站在阳光下，面具人则站在阴影里。

—— 给你。 —— 面具人突然递给他一盒红豆糕， —— 就当做是今天下午的谢礼。

——……谢谢。 —— 迟疑了一下，带土道声谢，接了过来。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很难对任何人的善意作出拒绝。

这短暂的插曲过后两人又都安静下来。面具人似乎又开始沉思；带土在旁边百无聊赖地站着，心想这人虽然看起来可疑，但实际上这一下午倒也都规规矩矩的，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。再说他既然一开始能通过哨所的审查，想必还是可以被信任的。

再跟下去好像也没什么必要了……难得的休假日，可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这种事情上面。带土打定主意，正要出言告辞，这时面具人却突然开口：

—— 你很爱你的村子。

为什么要说起这个？

—— 当然。 —— 带土回答， —— 我是在这儿长大的，重要的人也都在这里。

—— 重要的人吗…… —— 面具人沉吟着。 —— 那我问你，如果让你为了村子而牺牲，与你重要的人永远诀别，你愿意吗？

—— 我愿意。 —— 带土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。 —— 虽然我并不想死，也不想和他们分别，但如果别无选择的话，我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。因为保护村子就是保护他们。

—— 保护村子就是保护他们。 —— 面具人重复着他的话，语气不置可否。 —— 那我再问你。如果你重要的人为了村子牺牲了自己，你能接受吗？

—— 我…… —— 带土愣住。

—— 如果你重要的人因为村子而受到了伤害呢？ —— 面具人突然变得咄咄逼人起来。他看向带土；先前那透着审视的锐利目光又回来了。 —— 比如被村子里的人所诋毁中伤，甚至逼死？如果你必须从重要的人和村子里面选一个呢？如果重要的人为了村子死在了你的手上呢？

带土无法回答。在他的心里，重要的人和村子就是等同的，两者即为一体，既不会对立，也不会被放在天平的两边强制做出取舍。如果说上一个问题他还曾考虑过又刻意回避，之后面具人抛出的这一系列情境却都是他从未想象过的。

——……

他张了张嘴，一时间却什么都没能说出来。

□□□

——……你知道我的名字？ —— 带土瞪大了眼睛。

—— 也许不只是名字。 —— 面具人意味深长地回答。随后，在带土震惊的注视下，他身后的空间开始变得扭曲，逐渐形成一个漩涡的形状。 —— 那么……有缘再见吧。

—— 带土，退后！ —— 卡卡西的神情立刻从警惕转为凝重，高喝的同时已抽出背后的忍刀。用力抛了出去。利刃呼啸着撕裂空气，却从面具人的身躯中毫无阻碍地穿透过去，咚地一声钉在了后面的木板墙上。

这……是他的术吗？是……时空间忍术？

面具人的身体已经在随着漩涡扭曲起来。卡卡西正在惊疑不定，却见对方抬起头，望向自己。

那一瞬间，他似乎在面具的小孔后面看到了一只血红的眼睛。

直到面具人完全消失在漩涡当中，卡卡西依旧僵立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回神，双眼大睁，冷汗顺着额角滑落。向其他被骚动吸引过来的忍者们做了个稍等的手势，带土靠近卡卡西，轻轻摇晃着他的肩膀：

—— 喂，卡卡西？卡卡西？

—— 啊……没事。没什么。 —— 他接连喊了几声，卡卡西终于回过神来，一脸勉强地说。

带土显然不相信，神色中依旧透着担忧。

—— 你别糊弄我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卡卡西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许久。随后，银发的暗部飞快地向两边一瞥，凑上前来，在带土的耳边以急迫的语气低声说：

—— 必须赶紧去报告水门老师和富岳族长。我刚才……好像看见了写轮眼。

***

深夜。草之国，神无毗桥遗址。

站在断桥桥头，带土俯瞰着桥下的流水。他向前伸出手去，张开五指，仿佛这样就能从风中抓住一捧飘飞的白灰。

—— 看到了吧，卡卡西。 —— 他自言自语地说， —— 没有什么完美世界。这里没有九尾去袭击村子，没有宇智波灭族事件，但美智子的丈夫还是死了。命运并没有被改变，到头来忍者们还是要继续为了村子流血牺牲，活下来的人还要继续沉浸在悔恨和痛苦之中，不得解脱。这里的我们也只不过多出了一点点暂时的好运气，他们和曾经的我们一样天真，一样愚蠢。

他将手猛地攥紧，布料摩擦间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

— □□□□